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最大冷門

何冀平

最近聽到最多的4個字是「最大冷門」，最吸引我的最大冷門，是單車女子公路賽的奧地利選手安娜．基森霍夫（Anna Kiesenhofer）。安娜不是專業運動員，她的專業是數學，是一間理工學院研究數學方程的博士後，同時擁有多個數學本科、碩士、博士學位，這在當今倒也不算稀奇，香港小姐還是學霸呢。

讓我驚訝的是，安娜沒有教練、沒有陪練、沒有專業團隊，飲食營養、裝備、訓練計劃，都是她自己制定，她以數學研究方程式的方法，進行周密準備，制定詳細計劃，計算可能會在多長時間完成多少公里，吃多少食物，消耗多少體力，以數學頭腦迎戰奧運。

距離終點25公里時，世界名將弗洛滕開始發力衝刺，前方沒有人，衝線後她興奮地以為自己拿到了冠軍。實際上，安娜在距離終點41公里時已經領先，最終以3小時52分45秒的成績完成比賽，比弗洛滕快了1分15秒。車隊中絕大部分選手，直到比賽結束，都不知道安娜一直衝在前頭。

這一場景使我想起，中國奪得奧運競走金牌的陳躍玲。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女子10公里競走，衝過終點時有選手走在前面，陳躍玲以為落敗，低下頭走向場外，突然宣布第一名選手犯規，陳躍玲一舉成為冠軍，這是中國田徑獲得的第一面世界金牌。

那一年運動員回國先經香港，我約了陳躍玲在她落榻的酒店採訪。我按約定時間到達，大堂裏人很多，等了半天，才見陳躍玲下樓來，高跟鞋，連衣裙，環珮叮噹，競走運動員身材極好，雖然衣裳有些土氣，但她穿起來很好看，只是那張秀氣的小臉上一臉不悅。

我從香港跟着她，一路跟到她東北鐵岭老家，路上我們談了很多，她直言，得了冠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運動服都燒了。她講，同教練雖然情同父女，但訓練方法非人，最讓我震撼的是，每天清早上訓練場，一走就是十幾個鐘不准下場，連大小便都不准下場。

世界金牌得來不易，苦練是必須的。香港游泳健將何詩蓓說的一句話令人思考，比賽最重要的是心態，勝敗百分之八十在心態，心態就是修養。就像安娜說的：「我認為主要的變化實際上可能在我自己，我的性格給我很多自信。」

安娜的故事是奧運賽場上令人感慨的故事，寂寂無名，單槍匹馬來到東京，一夜成名，表相和背後一樣輝煌。美貌與智慧並重，健碩一樣與智慧並重，這才是奧運精神。古希臘英雄式激昂地一往無前，才是真的所向無敵。

此山中

不知不覺地沉淪

鄧達智

過去數年香港接二連三面對惡運，各式千瘡百孔逐漸浮面；如非中央穩住局面，長期表面繁花似錦，暗地裏移形換影方方面面錯配的政策，已使一度是亞太區奇葩的香港，在市民不知不覺間沉淪！

前往倫敦唸時裝設計之前，於多倫多唸經濟，至愛環境經濟課Environmental Economics，這環境二字不單解釋大自然環境、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也提及政府政策，人為因素改變我們的生活素質。

方程式很簡單：

在倫敦市中心的中心牛津街Oxford Circus上課，下課後輪候巴士沿海德公園向西回家。倫敦市中心不少道路早於二百年前規劃，未能與時並進，老早不合時宜，上班下班時間眼前盡見大部分巴士的士寸步難行的擺陣。

初來甫到，對這民生細節完全陌生，第一天下課，等了45分鐘，12號及88號兩輛巴士車影都沒出現。那些年倫敦地鐵偏貴，只好邊走路邊候車，英國舊時巴士跟老日子香港相同，中門大開，上車下車跳上跳落。走了30分鐘才見到首輛巴士駛經自己身邊，離家只餘15分鐘，索性一直走下去。

次天返學，放棄等巴士，沿荷蘭路直接走進肯盛頓花園，然後連接海德公園，時間在可控制範圍內安步當車。此後幾年，習慣天天走路上課下課，於我：省下大筆車費，也讓腳力增強，身體勁Fit；於公營交通機構：流失搭客，經濟受損；於倫敦政府：路面交通一直惡化，汽車尾氣惡化空氣，浪費時間，城市形象受損。整體來說環境經濟漸變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香港交通好不好？

對一個國際商貿大都會而言，香港交通在這方面比不少城市都做得好。

比較倫敦與北京，香港都做得更好！

每次身處曼谷，都為當地多年改善甚低的路面交通情況搖頭嘆息，其一癥結：交通燈轉換的時間太長！不時大路等候5分鐘，小路等候3分鐘，整體印象猶如整個城市就是個停車場。

北京曾亦如此，條條大路卻為停車而非行車，被諷刺為「世上第一大停車場」；曼谷更是佼佼者。

曾經引以為傲：除非特殊情況，我們香港的交通燈，每隔30秒、1分鐘，頂多1分半鐘即切換，連駕駛者都因此輕鬆：大不了多等數十秒，燈位切換，迅速起動！幾個月前感覺交通有關部門工作了——真是香港人的恐懼：就讓大部分AO黨繼續飾演「睡公主」好了，一動不如一靜；什麼活化、改善工程推出……例必冇好報。

●市民不易察覺，交通燈轉色比過去增加不用多，只需20至30秒，即令香港經常塞車！ 作者供圖

部門靜雞雞起革命，交通燈切換時間加長了，港九新界十八區，區區幾乎無時無刻不堵車；官員不覺，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鄉事委員同樣如夢未醒，本來路面通行無阻的香港，蝴蝶效應，某位官員一個小動作：每次切換燈位時間加長10秒到1分鐘，這個城市的路面即將變身成為大型停車場的危機！

發式生活

百業興旺的景象

余宜發

最近政府派發5,000元消費券，令到市面上重現百業興旺的景象。這次我覺得政府向市民發放消費券的方法非常好，因為以往曾派過錢給市民，也沒有這一次的效果好。

就好像過去的星期日，我本來約了兩個朋友到某個商場吃午飯，當駕駛着車輛到商場停車場附近的時候，已經看見道路擠得水洩不通，就知道這個停車場應該爆滿了，但仍然有很多車輛在外面排隊等進入。於是我立刻打電話給我兩個朋友，提議他們不要在商場吃飯了，還是快快走出來坐上我的車輛到別的地方吃吧！結果我們還是回到我的家叫外賣吃。

本來想到商場利用消費券吃飯及購物，結果這天行不通。而我的弟弟晚上也跟我說：「剛剛下午駕車出外發現到處都很多車，道路非常繁忙，甚至去了3個商場也找不到停車位，最終還是回家算了。」

香港市面真的很久沒有這個情況出現，畢竟疫情出現之後，我們也減少外出，就算有時候只約了三兩知己飲個下午茶還是吃個晚飯，總會有點罪惡感，覺得自己不應該做這個行為。久而久之，我們還是忍受不了經常叫外賣吃，又不想自己常在家煮東西吃，所以在近期香港疫情紓緩了很多，街上漸漸也多了很多人外出，再加上剛剛的星期日政府首次發放第一輪消費券，大家便一窩蜂滿心歡喜地出外購物。

當晚看電視也有報道說，很多影音產品的生意突然比起之前多了一至兩倍營業額，甚至店員本來晚上8點便工作完畢，結果要加班到10點。而一些餐廳飯店的人流也多了很多。還記得以前派發1萬元的時候，都沒有這個景象出現，可能因為當時疫情處於嚴峻的階段，而且這些錢可以利用在任何自己喜歡的事情上，所以沒有真正地反映出來。但今次政府決定以消費券形式發放，我覺得非常好，最起碼市民真的要到處購物及消費才可以利用到這些錢。

另一個「一石二鳥」的好處，就是連一些平時比較少用電子貨幣的朋友，特別是長者朋友，經過這一次派發消費券的方法，他們也不多不少學習到如何透過某種渠道領取金錢及如何使用。所以這一次派發消費券的方法，絕對非常有效。而且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看見剛過去的星期日市面上的境況，也會覺得很開心，終於好像回到昔日熱熱鬧鬧的香港。當然大家還是要好好保持社交距離及不要對防疫鬆懈。而我自己就仍在想如何好好利用這些消費券，大家有沒有什麼提議呢？

冬陽天地

中國女排

梁冬陽醫生

曾經獲得過世界女子排球「五連冠」的中國女排在今次奧運中失手，令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作為中國女排的鐵粉的我雖然對體育一向不太熱衷，唯獨是由1984年洛杉磯奧運之後就迷上了「中國女排」。

當年決賽中國對美國，我和爸爸坐在電視機旁邊為雙方隊員喝彩，中國有郎平、張蓉芳，美國隊有海曼，和郎平不相伯仲，郎平的鐵鄉頭，海曼的彈跳力，一個扣殺一個封網，甚為精彩，當時身為醫生的爸爸和我兩個說海曼的手這麼長，會不會是Marfan syndrome？這是一種結締組織的遺傳病，最嚴重的話可以引起主動脈瘤和心血管病，結果海曼其後在日本參加表演賽的時候突然之間主動脈瘤爆裂當場死亡，非常唏噓！作為這麼出名的美國國家運動員為什麼美國沒有為她做心血管的檢查呢？連我當時見到都想到這個問題，他們居然沒有留意而失去一位名將。

「五連冠」的中國女排是我們的驕傲，而郎平由青年走到今天，「五連冠」是她的鐵鄉頭打走了東洋魔女，是她放棄外國的高薪厚祿回到中國執教女排，才會有今天新一代的女排。今天在奧運中失利忍辱負重出來道歉……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因為今次失利對中國女排百般指責？憑什麼？你覺得她們沒有盡力嗎？如果盡了力就一定保證會贏嗎？如果你問每一位球員她們身上有過多少次傷，她們傷痕纍纍的身體不知做過幾多次手術、斷過幾多次筋骨，如果是你的女兒、姐妹，你忍心嗎？萬事只要盡力，對自己、對國家就是有所交代。

任何中國人都想中國女排贏，既要承受得起成功也要承受得起失敗，世上沒有永遠的常勝將軍，在我心中中國女排是永遠的英雄。而且每一位為國家、為香港出征的運動員都是英雄。

無論她們得到什麼成績都希望在回到家園時如凱旋的英雄受到歡迎。我們為你們感到驕傲。

●中國隊主教練郎平（中）與球員。

百家廊

香港不少人有疫苗也不打，自跌陷阱

范舉

沙特阿拉伯駐港領事13歲女兒感染變種病毒後情況危殆，其後又傳染給17歲的姐姐，揭示即使青少年染疫亦會病情嚴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強調，年輕不代表感染新冠病毒後就不會有重症，更透露不少年輕人染疫後持續失去嗅覺，強調青少年絕對有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年輕人受感染同樣會死亡，而染疫後亦可能出現多系統炎症反應等等多種併發症，接種新冠疫苗則幾乎百分百能預防重症。

近期多名已接種疫苗人士入境本港後雖然確診，但幾乎也沒有病徵。原因是疫苗能夠在防疫系統和身體內臟建立了防禦的機制，接種疫苗後身體淋巴細胞守住最後防線可產生免疫反應。新冠的病毒不能入侵內臟的各部分器官，但接種疫苗者的鼻黏膜和喉嚨的黏膜，沒有抗原，所以仍然會受到感染，這只會患輕症，可以很快痊癒。袁國勇說本港即使現已清零，但狀態並不穩定，而就算疫苗接種率達70%仍不安全，認為需有90%接種率才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香港出現了一股潮流，不少知識分子和女性，不打疫苗，他們相信網上的那些聳人聽聞的訊息，比如疫苗會影響人體的細胞裏面的基因排列，會造成不育症，會引起癌症，等等。袁國勇指出，此種觀點是不對的，復必泰的mRNA疫苗會影響人體基因的講法是完全無根據，更不會導致日後患上癌症。新冠疫苗的mRNA就有如一個WhatsApp訊息，激活細胞製造中和抗體後就馬上刪除，最多只會在身體存在數天，而mRNA亦不會進入細胞核，對細胞基因完全無影響。科學家大量研究表明，mRNA疫苗不會影響生育能力，不會影響排卵時間，對卵子質量亦無影響，亦不影響懷孕機會率，以及不會增加小產機會，疫苗亦不會進入人奶，接種疫苗不影響餵哺母乳；對男性的排精量和精子活躍度都不會有影響。

上網愈多的人，愈是抗拒接種疫苗。香港成為了世界最特異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民包括台灣，因為美國加州可以免費為境外的人注射疫苗，紛紛花費一萬多元，坐飛機前往加州接種，因為中間要停留3個星期等候第二劑的接種，又要花費一萬多元住酒店，他們仍然願意付出代價。香港接種疫苗卻有一層樓抽獎，還有很多禮品，但是香港的大多數公務員和醫管局裏面的護士，都不願意接種疫苗。看來，香港要達到百分之七十人口的接種率，難乎其難。最近的消息傳出，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一份內部報告顯示，變種新冠病毒Delta（最先在印度發現）像水痘一樣容易傳播，平均每名感染者可傳染8至9個人，而且可能引致更嚴重疾病。相比之下，最初的新冠病毒原型傳染力和普通感冒差不多，基本傳染數僅約兩人。

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數據顯示，在7月份時，Delta變種病毒已在至少132個國家和地區出現，導致確診和死亡病例激增。此外，世衛在疫情周報說，Delta變種感染者的首次檢出病毒載量，比原病毒感染者高1,200倍以上，這意味着Delta變種病毒在感染初期的複製速度更快、更具傳染性。

不少人期待能夠對付Delta變種病毒的疫苗出現，幻想兩三個月之內，疫情就會過去。醫學權威認為，這種想法一定會落空。原因是世界上最大的4間藥廠，都對研究新的疫苗三緘其口，不願意表態。藥廠的負責人說，全球的各種疫苗的營業額僅為500億美元。要開發一種新的疫苗，投資輒需要70億美元，甚至更多。Delta變種病毒的出現，在於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根本就沒有錢為人民接種疫苗，結果是染上新冠病毒的人直線上升，受到感染的人愈多，病毒在人體內變種的機會愈大，不斷變種升級的速度愈快，這是一種正比例的關係。因此，即使4大藥廠花費了幾十億美元的巨額資金，研究出能夠對付Delta變種病毒，屆時，病毒又可能出現幾種的變種，這是一場無休止的比拚速度的賽跑，藥廠研究新疫苗的速度，絕不可能追得上變種病毒的發展速度。既然輸梗了，為什麼仍然要做沒有希望的事情？

袁國勇的觀點是對的，對付病毒變種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人類百分之九十已經接種了疫苗，並且平日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人類感染者的數目愈少，病毒就不會變種。香港那些自以為知識水平高，懂得細胞生命科學的知識分子和護士，其實是最愚蠢最自私的一群，他們不僅自己不接種疫苗，還在網絡上散播其他人也不應該接種疫苗，造成了香港接種疫苗人口仍未過半的現象。

特區政府到現在為止，仍然不敢強制18萬公務員、數萬名醫管局護士注射疫苗，這種動作較為遲緩的態度，反映了高官決策的搖擺和思維混亂。香港經常說，我們正在和中央政府商量通關，而且愈來愈接近達到有關條件。這種說法，老百姓並不收貨。誰都知道，強制打針是必須的，連這件事也不做，怎麼能夠與中央政府同步同向，通關不過是畫在牆上的一個大餅。

作業簿

不懂得幽默感的人

林作

最近TVB在採訪奧運會方面接連出現負面新聞，我卻不以為然。最新的一單，是坤哥吳業坤在採訪一名運動員時態度草率，竟然跟該運動員說：「我沒有什麼問你，你走吧。」在這裏，我卻不得不捍衛坤哥，甚至是TVB。

我實在無意緊貼時事，什麼水都抽。熟知我套路的人，都知道我更喜歡原創，而不喜歡跟風熱門話題—— 我自己才應該是/就應該是該話題。但這件事情，我又再次不得不發言。坤哥根本沒錯，是香港人失去了幽默感，什麼都變成了批鬥。

不要再說專業與否、尊重與否了。TVB選擇陳約臨、坤哥等人出征奧運採訪，那麼就講到明係藝人排頭去做，並非走專業體育記者路線。坦白，放眼全世界媒體，這是香港獨創的——哪個國家或地區派藝人扮記者而不是派體育記者？這是TVB的選擇，網民們要麼就要在人家出發前抗議，而不是看到採訪後才馬後炮。

TVB選擇派藝人出征做採訪，而不是用專業體育記者，這有問題嗎？首先，這是歷年來的慣常做法。在我的記憶裏，都是藝人們和運動員打交道。可能有很多是本身有運動背景的人，例如方力申，但絕對不是專業記者。我覺得以往觀眾頗為受落這種做法，我甚至是覺得這才是傳統，但總而言之我覺得這是電視台的策略，不能說有對錯。

你叫坤哥去採訪，等於你叫林作去做歌手唱歌——不專業是應該的，甚至是必須的。我甚至斗膽講句：誰比誰紅？坤哥多人認識，還是洪詠甄？這不是尊重的問題，而是客觀事實。是否資源錯配，或許，但關坤哥什麼事？我反而不同意藝人們現在太容易跪低道歉——只不過是折服於網民的攻勢而已。其實道歉後真的很大分別嗎？只會是鞏固了網民們的負面印象，連原本可能支持他們的人都變得沉默，而不是原本堅持到底能獲得的死忠支持。

我要認真問一句：坤哥說的話、問的問題，是輕佻，但哪裏不尊重了？他有問候洪小姐媽媽嗎？他有冒犯她嗎？沒有！他只是在嘗試幽默，用一種抵死的態度，英文，這叫Banter，是故作姿態，好似好不想理睬洪小姐罷了。這種行徑，是男性典型調侃方式，只是對方接不住而造成尷尬。大家不是很喜歡台灣文化嗎？如果這個對話在台灣人身上發生，我估計該台灣運動員會很熟悉這個套路。

可悲啊，香港現在沒有了幽默感，不懂得不同層次和方式的詼諧，好像覺得一旦有爭議性就不好，忘記玩笑就是玩笑，肯定會是有點刺激性。幸好，香港仲有個林作。

演藝蝶影

為傷和健的運動員鼓掌

小蝶

我對運動和體壇的認識非常淺，若非各電視台今年洗腦式地播映奧運會的賽事，我也不知道香港運動員在多項運動中的表現是那麼優秀。

令我有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香港在25年前獲得一面奧運滑浪風帆金牌後，只是憑乒乓球男子雙打得到一面銀牌和女子單車凱林賽中取得一面銅牌。25年以來，香港在奧運會只取得3面獎牌，令我在沒有深究之下，便以為香港的體育並不特別出色。誰知在我撰寫此文之時，香港運動員在今屆所奪得的獎牌竟然已比自參加奧運會以來過往數十年加起來為多！

運動員為香港在國際體壇上爭光，全城沸騰，令沉鬱已久的香港振奮起來。加上這個星期剛開始用消費券，市面上開始重現活力和喜慶，市民的話題多了，笑容多了，大家都比前開心了。其實，即使競逐選手沒有獲得任何名次，他們有資格成為奧運會的參賽者，已經是一種光榮。不是任何運動員都有資格置身在奧運會上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選手較勁的，能夠取得入場券，已經是出類拔萃的了。

試想，全世界有多少名運動員？可以來到奧運會，都是身經百戰的選手，過往不知在體壇上戰勝了多少對手才可以獲得代表自己的國家或地區參賽的榮譽。這些人也許我們不太認識他們，但是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和地區，應該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吧？

因此，香港運動員能夠有資格代表香港出賽，與世界上千中選一的健兒一較高下，即使在初賽時已經輸了，我已經覺得不賴了。

今屆我有多次當知道香港選手入了八強，我已覺得他們非常厲害。即使輸了，也是全球排行第八呀！成績已經非常優秀，比前有着飛躍式的進步。何況在截稿前，今年的香港選手竟然已經獲得一金兩銀兩銅的榮譽，而且還有一些有機會爭3名內名次的賽事仍未作賽哩！我沒有留意體壇動態和分析，之前有沒有人已經解釋過為何今屆的香港參賽者的成績會一日千里，這一屆的成績可以比數十年來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強？

在市民陶醉在奧運會的美好成績之際，我想起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我記得有一年，一位同事代表香港參加殘疾人奧運會的團隊劍擊項目，他的其中一名隊友是因為在十號風球中拯救一名老婦而令自己失去一條腿的前消防員張偉良。這個團隊在該項賽事贏了金牌，李麗珊也是該屆贏了金牌。

我想問的是：大家至今仍記得李麗珊，但有多少人記得這4位為香港在殘疾人奧運會中奪金的運動員呢？我甚至懷疑即使是當時，除了張偉良之外，有多少香港人知道他們為港爭光？我最近上網查看，也找不到那位同事的名字，他沒有被人記下來。

這些運動員不幸地沒有正常的軀體，可是，他們克服困難的耐力和意志力卻比我們高昂得多。他們不是全職運動員，我不知道他們付出的時間和心血會否比全職的少。但是，他們的表現卻是值得讚揚，亦值得有合理的回報。可是，無論是關注、掌聲、報酬等，他們所得到的都是難以與奧運會參賽者比較。要軀體有障礙而能藉着體育重拾鬥志，以堅毅不屈的精神示人，不單好好地生活下去，而且更活出璀璨人生，向社會豎立正面和鼓勵性的精神，他們不是值得我們歌頌和給予更佳的條件嗎？

有沒有人解釋過為何兩個奧運會的運動員得到的待遇會是天淵之別呢？